

## 散文

## 麦子黄了

□王海绒

小满三候麦秋至，布谷声声催人勤。又到周末，骑行回家看望居住在农村的父母，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支线永卿路上，尽情领略路边新建的规范标准现代化工业园、红火运营的农副产品加工厂、整齐排列的白墙青砖民居、成片挂满果实的葡萄园、美丽的金叶榆等美景，不禁深深感慨家乡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驶出公路，穿行在田间大道上，我闻到了熟悉的麦香。明媚的阳光下，无边无际的麦海在习习夏风里闪着道道金光，激起了我无尽的遐思，记忆的闸门随着起伏的麦浪，将我带回当年火热的麦收现场。

那是20世纪80年代，每到麦收时节，学校就会放暑假。我们家当时六口人，有年迈的奶奶，父母、我和两个弟弟。奶奶年纪大了，小弟太小，所以麦收的主要劳动力就是父母、我和大弟。麦子熟了不等人。学校一放暑假，父母就安排我们一片地一片地地收割，要在短短7天左右时间内将家里几十亩麦子收割回来，并在麦场上碾打晾晒完毕，还要把一部分麦子晒好去粮站交公粮，正如当时人们常说的“火麦连天连轴转”，麦收季节就是要抢收。

印象最深的是割麦子。每天凌晨三四点，母亲就先起来烧水做饭，父亲喂牲口、磨镰刀，他们收拾好了把我和大弟叫醒。吃完饭天还没亮，我们就要去地里，趁着早上还有潮气开始割麦子，因为割完还要捆扎起来，那样好装车。当时我们穿的鞋子是母亲农闲时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割

麦时割坏鞋子是常事。割麦时，刚开始是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我，父母割三行，我和大弟割一行，后来我俩开始割两行，再后来就和他们一样了。每每看到我们落在后面了，他们就会掉过头接我们一段。那时，我们累得腰疼，却总听大人们说“小孩子哪有腰”，但每每直起腰看看距离地尽头已不远时，总会非常高兴，那是当下劳累后的小满足。等到太阳开始变得火辣辣时，汗珠已不是掉而是流了。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想起《悯农》，赞叹古人在劳作中创作出的千古名句，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生活。

一片地割完后，父亲就牵来牲口车，准备将捆扎好的麦子装车。我们和母亲用杈把一捆捆扎好的麦子递给站在马车上的父亲，父亲把麦捆整整齐齐地压实放好，一排压一排，装到我和大弟用杈都递不上的高度后，再用结实粗壮的麻绳将麦子牢牢捆在马车上。捆扎时，父亲在上面紧绳子，我们和母亲各在一边拉绳子，每次最后固定好绳子，父亲和母亲都要再检查一下。虽然每次都捆扎得很好，但那时田间小路有的地方遇到下雨被碾出深深的车辙，沟沟坎坎很正常，装满麦子的马车来回颠簸，经常是快到村口，难免就会一边倾斜。若捆扎不紧，麦子撒了一地，那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即使再炎热、再困乏、再烦躁，也只能重新卸下来慢慢装车。

那时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地里的麦子全部抢收完毕，父亲赶着马车，我们和母亲紧挨着挤坐在装满麦子的高高的马车上，看着天边美丽的彩霞，听母亲讲着熟悉的故事，迎着晚风回家。

地里的麦子收完了，我和大弟还要去地里捡拾装车时掉落的麦子，母亲说要颗粒归仓。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拾回去的麦子是给我们换西瓜的，所以都很认真，拾过的地里非常干净，就连折断掉下来的麦穗都要装在口袋里。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回来的路上还能捡到从其他马车上掉落的麦穗。

收割回来的麦子要晾晒在碾麦场。炙热的烈日下，要把麦子挑得立起来才能晒透。刚开始是套个牲口拉着石碾子，人站在麦场中间，一圈一圈、一遍一遍碾，后来村里有了拖拉机，就排队等着用机器碾，快多了。

碾好的麦子要堆在场边，等到有风时才能趁着风力把麦子和麦衣分开，风太小扬不起来，有时都要等到半夜。碾过的麦秸要高堆起来，粉碎后是牲口的主要饲料。奶奶常常挑选一些没有碾过的麦秸，码整齐用绳子穿起来做算底，用这种算底热出来的馒头根本不会被水蒸气浸软。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父母再也不用排队去交公粮了，但我依然每年在麦收时回家，尝一尝父母做的饭菜，闻一闻麦子的清香，听一听故乡布谷鸟的叫声，看一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麦子黄了，丰收在即，平整的田间大路上，越野车和小轿车来回穿梭，现代化的大型农机具忙碌在广袤的田野里。鸟声风声车鸣声，欢声入耳，麦香果香野花香，馨香扑鼻；似火的骄阳又将我带回到现实，一瞬间，穿越时光看昨日，挥汗抢收创历史，而今又逢麦收忙，正是颗粒归仓时。



## 大河湾

美满幸福 国画  
卫治安 作

## 童年如诗

□南俊

童年  
是一片连着一片  
无边无际的沙漠  
我们在上面追逐、嬉闹、玩耍  
故意抓起一把沙子  
丢进同伴的脖子里  
从沙丘上连滚带爬地下来  
把自己和伙伴们埋进沙堆  
光着脚丫  
在滚烫的沙子里奔跑

童年是巍峨的天山  
只有雨后放晴  
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虽然小时候  
我不清楚它有多高  
距离我有多远  
可是，峰峦上的彩虹  
却刻入了我的生命  
无论走到哪里  
时常都会想起

童年  
是同伴们的欢笑  
手拉着手一起上学  
放学后  
在屋前门后跳皮筋，翻跟头  
一起趴在  
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  
没有电视，没有手机  
更没有电脑  
可我们拥有纯真的笑脸

童年  
是一首欢快的歌  
春天，三五一群  
拿着镰刀，铲子，  
挎着竹篮  
挖野菜，割苜蓿，打猪草  
夏天，在冰凉的干渠里

戏水，游泳，打水仗  
秋天，走进白茫茫的棉花地  
和同学们比赛  
看谁每天拾花最多  
晒黑了脸，划破了手  
累弯了腰，也满不在乎

童年  
是暖暖的火墙  
男女同学一组  
天不亮  
裹着围巾，戴着手套  
提着煤油灯  
抱着一小捆柴火  
踩着厚厚的积雪  
把教室里的火炉点燃

童年  
是小伙伴们的恶作剧  
你给他起一个不雅的绰号  
我把你绊倒在地  
晚上放学时  
故意大喊：狼来了  
吓得女同学们抱头乱窜  
你调皮时  
故意踩坏同学的铅笔盒  
我生气时  
到你爸你妈跟前告状

童年  
是记忆里的黄沙漫漫  
昏天暗地  
是寒冷冬季的皑皑白雪  
天地一片银白  
是透着清香的沙枣花  
是沁人心脾的甜瓜干  
是闻名天下的葡萄  
是千年不死的胡杨

童年  
是一湾清泉  
总是在心头流淌  
童年  
是梦中情人  
一生都难以忘怀  
童年  
是挥之不去的记忆  
永远镌刻在梦中  
童年  
是融入血液的故乡情  
一辈子在脑海里萦绕



## 随笔

□韩喜申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难忘那年“六一”儿童节，我作为太阳村少年先锋队代表，受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的亲切接见。

太阳村撰写村志，作为执行主编的我与同事们查档案找资料，拜访老者走巷串户，寻找太阳村过去的历史、踏过的征途。细心的杨兰武在档案室查得《山西日报》1961年6月1日头版头条“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在太阳村与少年儿童韩喜森亲切交谈”的照片送给我。看着老照片，陶书记慈祥微笑着紧握我的手，嘱咐鼓励我的场景又一次映入眼帘。感情的潮水奔涌，不由得人泪珠滚落，好像就在昨天，难以忘怀。

那年，太阳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儿童团员、党员率先做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太阳村被评为“运城地区卫生模范村”。1955年晋南专区观摩检查，太阳村成为晋南专区卫

## 那年“六一”

生模范村。1956年，太阳村总结出“灭四害、十改良、七扫、八挖、十四清除”的经验，成绩显著，成为全省知名的爱国卫生模范村。1958年1月11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来到稷山视察卫生模范太阳村，并题词“一定要把太阳村卫生保健工作的好榜样普及全省”，随后，全省掀起“学太阳，赶太阳”卫生运动新高潮。1958年12月，国务院给太阳村颁发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奖状。

1961年“六一”儿童节，陶鲁笏书记再次视察太阳村的卫生和儿童工作，来到太阳小学六年级班，全体同学起立欢呼“欢迎领导批评指导”。陶鲁笏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全省和太阳村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陶书记讲完话，县领导说：“欢迎同学们唱首歌！”王万管校长示意我上台指挥，我们齐唱了《太阳村村歌》《少先队之歌》。在我走下台之际，陶书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歌儿起得好，指挥不错。”我立刻回答：“我

叫韩喜森。”王万管校长告诉陶书记：“韩喜森是少先队队长，三好学生。”我向陶书记敬少先队队礼，陶书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社会的未来，要好好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将来才能接好革命班，为人民服务。”我向书记汇报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少先队配合党支部工作情况，以及义务清扫村广场和街道搞好环境卫生等情况，得到陶书记的表扬。

陶书记的鼓励对我激励很大，成为我学习的动力，不仅学习成绩保持在前三名，也成为文体骨干。当时，太阳村卫生工作处于高光时刻，促使我在各方面得到发展和提升。

几十年来，陶鲁笏书记的教诲，我永记心间。参加工作后，我从一名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工程师，并且光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工作几经变更，但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变。而今，我已年过七旬，但陶鲁笏书记的教诲依然清晰印在我的脑海，指导我前行。